

《理学双凤——程颢程颐传》自序

<http://www.firstlight.cn> 2007-12-12

图片说明：区作协主席裴高才与二程研计专家程德祥司马黛兰夫妇

《理学双凤——程颢程颐传》自序

原创：裴高才 策划：黎世炎

一代旷世大儒程颢、程颐（世称二程）兄弟，是从湖北黄陂飞出的金凤凰。惭愧得很，穿过千年的时间隧道，同属生长于黄陂的我，虽然在孩提时，就知道附近有一个二程公社，但并不知其出处。直至1974年才知道二程的全称。是年冬，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正在姚集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我，被老师指定为批判程朱理学的演讲人。与其说是演讲，倒不如说背诵比赛，发言稿都是老师找来的现成资料。我虽然在台上振振有词地批判其唯心主义先验论，但并不懂什么叫理学，更不知道二程是从我们黄陂走出的大学问家。1981年春，在县教育局工作的我，被选送到孝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进修，为调往黄陂二中工作充电。进修的主要内容是哲学、教育学与心理学。进修期间，我对二程及其理学有了初步了解。当时，对二程及其理学仍持批判态度。结业后，我被调入县属重点完中--黄陂二中工作，分配我教高中政治（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常识）课。我原本是学数学的，对于用非所学，虽然不情愿，但由于学校“小科”（诸如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等）师资短缺，自己毕竟刚刚进入学校中层，又是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，且年龄最轻，只能让我改行，勉为其难了。没办法，我只有临阵磨枪了。不料，曾对哲学不太感兴趣的我，一旦被它吸引就身不由己了。当年高考，政治与语文、数学一样，都占100分，为了不误人子弟，我只有现打热卖了。于是，我到武汉古籍书店、武胜路新华书店购买了包括《马克思主义哲学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宋元学案》、《简明哲学辞典》等书籍。经过边教边学，并参加了武汉假日大学的培训，逐步进入角色。不久，全县对学历不合格的教师进行统考。没想到，我半路出家竟在全县高中政治教师的考试中拔了头筹，还奖励了一台袖珍收音机。这更加激发了我钻研哲学的兴趣。我当时的讲义有一大特点，正面是围绕高考指挥棒，按照教学大纲，罗列讲义，背面则是一课一个中外趣味哲理故事。其中“程颢断案”、“程颐治易”等也收入其中。接着，在县教研室张品正先生的指导下，我撰写的《用辩证语言讲授辩证法》的教学论文，先后被《武汉教研》、《中学政治课教学》等杂志刊发。1996年高考前夕，县教研室还安排我主讲了一堂全县高中三年级的哲学常识观摩课，资深专家郁时杰先生的评价是：“颇有韵味”。就这样，我歪打正着，这门课一教就是七八年了。我真正系统了解二程并写点东西是1992年秋后。当时，县文化馆黎世炎先生拿来一大摞黄陂程氏族人收藏的《二程族谱》和卢连章著《二程学谱》，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随后，断断续续地通读了《宋史》、《宋代思想史》、《二程集》等巨著，撰写了《双凤亭探幽》、《二程理学在黄陂的千年回响》、《二程第一故里在黄陂》、《二程故里寻根记》、《程颐29世孙访谈录》等，相继在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、《世纪行》、《民族大家庭》、《长江日报》、《武汉文史资料》、台湾《湖北文献》、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、香港中通社、澳门《星报》，以及泰国《星远日报》、美国《世界日报》等报刊，中新社网、华夏经纬网、新浪、雅虎、搜狐、网易等网站上发表。与此同时，笔者还赴二程求学的江西赣州、讲学的洛阳，程颢任职的陕西户县、江苏南京、山西晋城，程颐流放的涪陵等地考察、搜集资料，增强了现场感，激发了自己的创作欲望。许多圈内朋友希望我写一部黄陂特色的二程传，我也正准备动手创作，又犹豫起来。原因是，二程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，涵盖史学、哲学、古典文学、地理等多学科、多领域。其次，二位大儒毕竟离我们时代相距悠悠千年，相关史料搜集、整理十分浩繁。而自己毕竟是一位业余爱好者，对二程行状及其学术思想的了解十分有限。但在一批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下，在一大批热心人士的精神感召下，再加上写了几部传记作品的经验，我就赶鸭子上架了。笔者虽然先后撰写过一批现代与当代、境内与境外的名人传记，但从事古代名人传记的创作则是第一次。尽管在创作的过程中，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与武汉老年大学教授、《大学语文》编委王士毅先生的无私指教；黎世炎先生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他生平在全国各地搜集的、珍藏多年的资料。但这本传记却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，用心最多、写作最艰难的一次。首先是古代的地名的沿革、官名、称谓等拦路虎。如“从女”、“从兄”可以在工具书查到，但“从女兄”却查不到。又如“同进士及第”的头衔，中国自宋代至清代，实际上没有这个名目，且自从科举之后，只有进士及第（正七品），进士出身（从七品），同进士出身（正八品）。所谓“同进士及第”，是宋神宗赵顼的一大发明，这是他对没有科举功名而又有真才实学者的一种褒奖，其职位、待遇与“进士及第”等同。又如宋史上称程羽世居“中山博野”，有的资料上注释为“今河北定县”或“河北定正”，其实不然，古代“中山”曾为郡名、国名与府名等。公元前506年，中山之名始见于史籍。中山国初建都于中人（今唐县境内），立中山城为都。后迁都于顾（今定州市境内）。十六国时改为中山尹，北魏复郡，隋代废。宋曾设中山府，又名定州府，曾以刻丝技术名闻天下。亦为兵家重镇。古代“博野”非今日的博野，其治所在现河北蠡县。诸如此类的问题，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。这本小册子着重就二程的家世背景、家庭教育、学术活动与宦海生涯进行了演绎。有关二程的家世与始祖，笔者以史书典籍为准，力求还历史真实面目。诸如程氏始祖其说不一，有“程伯符说”，“乔伯说”，还

有“程伯休父（甫）说”。这里采用了以《诗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帝王世纪》等典籍为依据的“程伯符说”。至于其执政与治学的故事，则穿插了一部分民间传说等野史资料。值得指出的是，针对其他书籍对二程的母亲侯氏着墨不多的倾向，笔者在“双凤投怀”一节中，浓墨重彩地对侯氏加以渲染。也可以说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。因为作为二程的第一老师，不论是侯氏的家世背景，还是她着力对二程良好行为习惯培养及其诗教特色，对后来二程世界观的形成，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诸如二程的无神论思想、“重民保民”的执政理念，以及他们独具特色的个性等，都与侯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关于黄陂乃二程故里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《宋史》、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二程集》、《二程年谱》、《程氏族谱》，明嘉靖三十五年、清康熙五年、道光与同治年间的《黄陂县志》都有记载。明代《黄陂县志·二程志》云：“二（程）夫子之生，有双凤投怀之兆，殆与元鸟之降，履武之祥，尼山之祈祷……”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为黄陂二程祠所作《二程祠记》，也清楚地写道：“二程夫子，则亦生于是邦。”那么为何黄陂却藏在深闺人不知呢？窃以为，洛阳是二程长期讲学之所，伊川是二程的长眠之地，嵩县程村是程颐传授《易传》与他逝世的地方，而且程村还有明朝景帝朱祁钰（1455年）诏封的“二程故里”金字招牌。“圣旨”在上，程村为“二程故里”当然就喊得震天价响了。2004年6月1日，黄陂文联与作协正式成立，令黄陂文艺界为之一振。大家沉淀多年的创作热情，一时间几乎全都迸发出来了。我作为作协的法人，更知自己的责任重大。可谓三负担子一肩挑，首先，我的工作单位是台办，这是主业，涉台无小事，马虎不得。作协尽管受到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，但它毕竟是一个初创的民间社团，非专职、无资金、无地位，处处求人，有时还遭人误会，办成一件事简直难于上青天。为此，“二程传”的写作往往是在大量的社交活动之余进行，我常常因此夜不能寐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1月28日，程颐29世孙、著名二程问题研究专家、旅美学者程德祥与司马黛兰伉俪来陂寻根，应黎世炎先生之邀，我有机会接待了他们，当面向他们请益，并将书稿的目录与第一部分交给其审阅，得到了他们满腔热情的支持与真诚的帮助。他们不仅提出了中肯的意见，解答了一些疑义，返美后，还寄来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。当笔者从程德祥伉俪那里得知，尽管二程祖孙三代在黄陂生活了60多年，但外界知之者不多。且他们正在筹备2007年“纪念程颐先生逝世900周年暨二程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笔者觉得，若是黄陂能与武汉大学联办此次盛会，岂不快哉！得到授权后，笔者立即与著名哲学家、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请教，得到了陶教授的热情帮助。经陶教授牵线，我与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、武大哲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取得联系，郭教授也给予了积极回应。2004年11月29日，我与区文化局长李书俊陪同程德祥伉俪访问武大，受到了郭教授等哲学院领导的热情款待。郭教授告诉我们，作为东道主，他们正在筹备2007年7月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。于是，三方商定，届时武大与黄陂可联手，将“两会”串起来召开。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，更让我加快了写作进程。2005年初，中国·武汉黄陂二程文化研究会成立，将拙作列入交流书籍。我更加不敢懈怠。正在此时，武汉市文联陈元生先生率全国知名书画家来陂写生，已到耄耋之年的书画大师张善麟老先生得知笔者正在撰写二程传，且鸡年又是笔者的本命年，欣然为笔者题写了“闻鸡起舞”几个大字。也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同年5月12日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书号中心网站主持、中国精神文明年鉴副主编卢云先生来访。他本来是陪同李泽先生、刘淑珍女士，采访笔者撰写《田长霖传奇》始末，以及我与田氏家族的交往的。当他得知笔者正在撰写“胡秋原传”与“二程传”时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欣然承诺尽快促成出版。在三易其稿的过程中，王士毅教授、郭齐勇教授、卢云先生，教育专家李忠洲先生、青年作家邓运华先生等参与了对书稿的修定。尤其是耄耋老人王士毅先生，不仅三度审稿，还对其中的古文、诗、词、楹联等，从出处、平仄、韵律等方面，进行了矫正。与此同时，同年10月中下旬，承蒙武汉作协董宏猷主席、张炳绍秘书长之邀，携稿参加武汉作家年度笔会，得到了各位大家的指教。尤其是董宏猷先生、涂怀章教授就如何处理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关系，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，为此书平添了一段佳话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前院长方克立教授，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马小援先生等，亲自为拙作作序，著名诗人、翻译家绿原先生，亲自题辞。为此书增添了光彩。定居上海，与笔者缘慳一面的研究二程专家、程颐33世孙程云仙老先生，在网站获悉拙作行将出版后，先后在新浪网和程氏宗亲网等网上推介，并寻求海外程氏宗亲的支持，还发来了二程的相关图片与资料。93岁高龄的台湾知名人士陈济民、陈华山先生，胡育华、任茂华、魏端等同仁，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。值此拙作绣梓之机，对各位的支持与帮助，一并表示谢忱！末了，笔者想起了清·康熙五年黄陂县令杨廷蕴《重建二程祠记》的一段话：“嗟呼！二夫子之还洛也，犹曰：吾梦寐恒在西陵，是夫子未尝一日忘陂也。二夫子不能一日忘陂，而谓陂能一日忘二夫子乎！？”作者乙酉秋于斐祿斋

[存档文本](#)